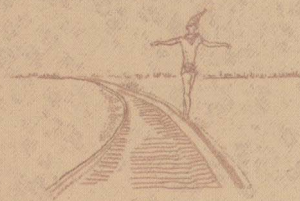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

奥尔罕·帕慕克 小说研究

杨中举 著



Study on
Orhan Pamuk's Novels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奥尔罕·帕慕克 小说研究

*Study on
Orhan Pamuk's Novels*

杨中举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杨中举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209-06692-1

I. ①奥… II. ①杨… III. ①帕慕克, F. O - 小说研
究 IV. ①I374.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1735号

责任编辑:李楠

封面设计:张丽娜

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

杨中举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格 16开 (169mm×239mm)

印张 16.25

字数 240千字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

ISBN 978-7-209-06692-1

定价 3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8)3463349

目 录

绪论 “呼愁”——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文化诗学风格	1
第一节 “呼愁”:个人、民族、文化与历史的呼愁	2
第二节 帕慕克式“呼愁”的根源	6
第三节 “呼愁”弥漫的小说风格	10
第一章 呼愁缘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互影响	21
第一节 置身历史、政治与文化冲突漩涡中	21
第二节 扎根伊斯兰文化、文学传统	33
第三节 饱尝西方文化、文学“药丸”	45
第二章 呼愁序曲:三代人见证下的东西方文化关系	
——《杰夫代特先生》	58
第一节 三代人:不同的追求与共同的“呼愁”	59
第二节 冲突中的融合、融合中的冲突	70
第三节 托马斯·曼式的现实主义与加缪式的存在主义	75
第三章 现代化呼愁: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写真图	
——《寂静的房子》	83
第一节 祖父的文化启蒙理想:难以填补的东西方文化鸿沟	84
第二节 年轻人的苦恼与忧郁:落后的土耳其现实与虚浮的 现代性	88
第三节 链条衔接式意识流叙事	93

第四章 历史与文化身份的呼愁

——《白色城堡》…………… 97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记忆中的辉煌…………… 97

第二节 东方与西方的相遇——文化冲突的象征…………… 101

第三节 身份互换——文化交流与混杂发展的寓言…………… 105

第五章 身份认同呼愁:混杂化的“超小说”

——《黑书》…………… 114

第一节 一部追问身份的侦探小说…………… 115

第二节 拼贴画式的“超小说”…………… 125

第六章 人生与文化呼愁:一座人生与文化的双重迷宫

——《新人生》…………… 134

第一节 “新人生”之谜…………… 135

第二节 穿越安那托利亚平原——寻求文化归属的忧伤旅程…………… 139

第三节 东西方小说文本的互文性构建…………… 146

第七章 文化、艺术、信仰的多重呼愁

——《我的名字叫红》…………… 154

第一节 细密画传统与透视画法——东西文化冲突的艺术寓言…………… 155

第二节 “复调意识流”——混合交叉叙事的典范…………… 170

第八章 政治与信仰呼愁:追寻生活的对称美与文化的和谐美

——《雪》…………… 180

第一节 从东方到西方 从西方到东方——诗人卡的忧郁之旅
及其启示…………… 181

第二节 政治选举与妇女的头巾——政治与信仰冲突的
象征性符号…………… 190

第三节 对称的雪花——政治和谐与文化和谐的理想象征…………… 196

第九章 爱情呼愁:爱情之伤与文化之痛的双重艺术变奏

——《纯真博物馆》…………… 208

第一节 世俗之爱与精神之恋的精细书写·····	209
第二节 爱情之伤下的文化忧伤·····	218
第十章 城市呼愁:伊斯坦布尔对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意义 ·····	228
第一节 伊斯坦布尔——帕慕克生活与创作的永恒主题·····	228
第二节 西方眼光审视下的伊斯坦布尔·····	233
第三节 土耳其人眼中充满呼愁的城市·····	236
参考文献 ·····	242
一、中文参考文献 ·····	242
二、英文参考文献 ·····	248
后 记 ·····	254

绪 论

“呼愁”——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文化诗学风格

优秀的作家总是深深扎根传统文化、文学、艺术土壤,广泛吸吮营养,长成参天大树,而此树非彼树,它必然是一棵有着自己独特风姿、风格、个性、特色的大树,必然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套用、改用一句话说就是:一个作家成功与否,就要看他与前辈作家相比是否提供了新的东西,从而推动了人类文化艺术向前迈进。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就是一位年轻而有独特风格的作家,他的创作不仅为土耳其文学与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风格、新的文学因素,而且推动了东西文化、文学的进一步交融与发展。其获奖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织的新象征”,瑞典文学学院的这一评语充分肯定了帕慕克在探索东西方文化关系与发展方向方面的艺术贡献,也揭示了他创作的一大突出风格——忧郁。帕慕克本人的生活经历与创作过程,就是在营造一座沟通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艺术“桥梁”^①,对东西方文化关系、伊斯兰传统与西方现代化的关注是帕慕克创作的中心线,正如伊斯坦布尔那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连接了两个大陆、两种文明,他自己也明确表态要成为两个文明、两个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成为一座桥梁,一座不属于任何大陆和文明的桥梁,这样可以有特殊的机遇在两种文明之外观察两种文明。”^②“桥”这个比喻恰当地说明了帕慕克的状态,他熟悉东西方文化,又不属于任何一方,而他建立这座“桥梁”的材料正

① Elizabeth Farnsworth, Bridging Two Worlds, November 20, 2002. http://www.pbs.org/newshour/conversation/july-dec02/pamuk_11-20.html.

② http://www.pbs.org/newshour/conversation/july-dec02/pamuk_11-20.html. Ibid.

是丰富的东西方文化、文学艺术修养。

而建立这一文学、艺术、精神、文化的桥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愁苦,充满个人、家国、民族、文化、历史的矛盾,这是一个撕裂、冲突、混杂的蜕变过程,这种状态,帕慕克自己称为“呼愁”,它弥漫于创作的字里行间,存在于小说人物性格气质、言行举止中,萦绕在作者的思想里,盘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物质空间与精神文化当中,贯穿在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行中,游荡在东西文化冲突与混合的进程里,在帕慕克看来,“呼愁”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文化风格,已经成为土耳其民族的个性特征之一。从文学接受与研究的角度讲,“呼愁”则是理解帕慕克小说的关键。迄今为止,帕慕克的8部小说、1部自传都或浓或淡地表现出这种风格。

第一节 “呼愁”:个人、民族、文化与历史的呼愁

什么是“呼愁”?它与“忧愁”、“忧郁”、“忧伤”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帕慕克总是用“呼愁”一词表达他的文化思想感受?在2003年发表的自传性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帕慕克对“呼愁”进行了细致地说明,探讨了它的多层意义与历史演变。

第一层,在土耳其历史文化、宗教、哲学传统语境中,“呼愁”(hüzün)一词是土耳其语的“忧伤”之意,原指失落及伴随而来的心痛与悲伤。它根源于阿拉伯伊斯兰教,在《古兰经》中两次写作“huzn”,三次写作“hazen”,当年穆罕默德的妻子哈蒂洁和伯父塔里涌去世,穆罕默德把那年就称作“Senetül hüzn”,也就是“忧伤之年”^①。帕慕克还认为在伊斯兰的历史中,“呼愁”呈现为哲学意义上的两个传统,第一个是在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追求过多时所体

^① 先知穆罕默德25岁时(公元594年)娶麦加的富有商人之女哈蒂洁为结发妻子,公元619年哈蒂洁和伯父去世,穆罕默德失去了两位重要的保护人和支持者,十分悲伤。同时,麦加贵族乘机加紧迫害他。伊斯兰教史称此年为“悲伤之年”。

验到的呼愁,因为伊斯兰教主张真正的教徒不应过多在意人世间的失落。^①另一个传统来自苏菲神秘主义思想,是指“不够靠近真主阿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为阿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苦闷”,“由于与真主阿拉永远不够接近、对阿拉领悟得永远不够深刻,使人倍感哀痛、空虚、欠缺”^②。在苏菲派的思想中,“呼愁”具有一种光荣的色彩,深受推崇。这两个传统影响了土耳其文化与历史,特别是伊斯坦布尔城的历史文化,“呼愁”成为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之一,成为土耳其诗歌的基调之一。而在帕慕克看来,这一强烈的“呼愁”感与奥斯曼帝国毁灭的历史密切相关,这一历史映射在伊斯坦布尔的城市风景及人群身上,形成了土耳其人共同的思想状态:“伊斯坦布尔的呼愁不仅是由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也是一种看待我们生命的方式,不仅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思想状态,最后既肯定亦否定人生。”^③

第二层,是医学、心理学与哲学意义上的“呼愁”,涉及生理、心理、精神文化方面,在这个层面上帕慕克探索了这个词的起源。伊斯兰医学家、思想家金迪(El Kindi),医师、哲学家阿维森纳(Ibn Sina)等把“呼愁”看做一种疾病,死去亲人的痛苦,还有各种精神磨难;医学家伯顿在其作品《忧郁的解剖》中把它称之为“黑色痛苦”,将对死的恐惧、爱、失败、恶行与各种食物列在一起,寻找治疗方法,从而使医学与哲学进一步结合,孤独和忧伤成为伯顿关注的重点。从这些人的观点出发,帕慕克得出结论认为:“呼愁”起源于和忧伤一样的“黑色激情”,根源于早在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发出的基本体液——黑胆汁,并指通常与这种感觉联系在一起的脸色及其暗指的滞塞之苦^④。帕慕克所说的黑色激情,就是古希腊词语“Melancholia”——黑胆汁,词根 melan 意为“黑色的”,kholia 意为“胆汁”,这一合起来的词,作为一种疾病是指是因黑胆汁过多而引起的,以精神郁闷、低沉及怒气猛烈爆发为特征的一种精神状态。后演化为英语中的“Melancholy”一词,为“忧郁,悲哀或情绪低落,郁闷,沉思”之意。

① [土]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6页。

② 同上,第86页。

③ 同上,第87页。

④ 同上,第88页。

第三层,是西方旅行者和作家视角下伊斯坦布尔的城市忧伤。这些西方人视角对后来的土耳其诗人、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奥斯曼帝国时期,在西方人眼里君士坦丁堡(后来的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与浪漫情调的地方,比如,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法国的骑士传奇和回忆录就多次写到君士坦丁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维尔阿杜安在1212年完成的回忆录《君士坦丁堡征服记》(1657),记述了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的过程。1697年,路易十四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费里奥尔先生,曾把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姑娘带回法国,作家普雷沃神甫(1697~1763)据此写出了富有浪漫色彩的小说《一个现代希腊姑娘的故事》(1740)。至19世纪,欧洲作家,特别是法国浪漫派作家纷纷进行东方之旅,寻找异域世界的情调,不少人的足迹留在了伊斯坦布尔。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列举数位法国作家,探寻西方人眼中的伊斯坦布尔。法国作家、诗人奈瓦尔^①带着疗养的目的来到伊斯坦布尔,他的所见所感以赞扬之态度表达出来,1841年奈瓦尔33岁时,单恋法国著名演员热妮·珂伦,后珂伦病逝,奈瓦乐人财两空,患上了忧郁病,为了治疗,开始进行东方之行,1843年,奈瓦尔来到伊斯坦布尔,热心于寻找帮助他忘记忧伤的事物,而他恰逢伊斯兰斋月期间到达,享受了节日间的皮影戏、灯火辉煌的城市夜景、苏菲旋转舞……这样伊斯坦布尔在很大程度上被带上了假想、想象的色彩:“伊斯坦布尔有着全世界最美丽的景致,它就像剧院,从观众席观赏最美,避开了舞台侧面贫困肮脏的街区。”^②1850年10月,作家福楼拜来到伊斯坦布尔时,则发现“伊斯坦布尔不是他要寻找的东方”,他在贝鲁特患上的性病令他苦恼不已,肮脏的妓院、阴沉的墓园成为他的兴趣所在。^③1852年,法国诗人戈蒂耶^④到伊斯坦布尔旅行时,则发现了城里的某些景色“忧伤之极”,“在脏乱之中发现了忧伤之美”^⑤。他孤独地行走在城市的小巷

① 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1855)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散文家。主要作品有诗集《小颂歌》(1835)《幻景》(1854),散文《西尔薇》(1854)等。他的游记《东方之旅》中记述了伊斯坦布尔。

② [土]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

③ 同上,第269~272页。

④ 戈蒂耶(1811~1872),法国作家。有浪漫主义诗作《诗集》和《阿尔贝图斯》,小说《莫班小姐》。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美学思想。另著有游记、戏剧、随笔、回忆录、评论等。

⑤ 同②,第89,215页。

里,身后跟着咆哮的狗群。他看到的是未经粉刷、颜色发黑、东倒西歪的木造房屋,残破的喷泉年久失修,屋顶塌陷的陵墓,还留意到破旧黝黑的房屋、石墙、空巷以及墓园不可缺少的柏树。他还真实地描绘了从偏远的贫民区穿过的拜占庭废墟,详尽地表述了城墙的破败与裂痕,破碎的残片,枯燥沉闷的环境,以至于对这一幕幕“忧伤之极”的景象发出感叹:“殊难相信,这些死寂的城墙后头存在着活生生的城市!”“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这条路更严峻、更忧伤,路长三里多,一端是废墟,另一端是墓地。”^①帕慕克在戈蒂耶这里找到了“呼愁”的共鸣,从1850年到今天,150多年了,伊斯坦布尔的“忧伤”、“呼愁”由西方人发现,至今已经沉淀成形:“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我肯定‘呼愁’不仅统治着伊斯坦布尔,而且已扩及周围地区。我一直想说明的是,我们的‘呼愁’根基于欧洲:此概念首先以法语(由戈蒂耶而起,在朋友奈瓦尔的影响下)探索、表达并入诗。”^②

第四层,土耳其本土作家视角下的“呼愁”。帕慕克考察了起源于西方的“呼愁”之后,同时考察了“呼愁”在土耳其作家、学者身上的表现,他们置身于土耳其文化当中,与西方作家的感受有明显不同。帕慕克列举了四位有代表性的孤独忧伤的作家:诗人雅哈亚、历史学家科丘、小说家坦皮纳、记事散文家希萨尔。从他们的作品中,帕慕克清楚地认识到“呼愁”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灵魂”。四位作家都是处于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关系中的人,都深受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影响,在自觉与不自觉中把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在一起。诗人雅哈亚深受法国文学影响,从马拉美和魏尔伦那里引入“纯诗”的概念,用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诗学;小说家坦皮纳从戈蒂耶那里学习到了描绘风光的手法,他描述伊斯坦布尔的长篇小说《和平》中充满“呼愁”,它使主人公的一切走向失败:“充塞于风光、街道与胜景的‘呼愁’已渗入主人公心中,击垮了他的意志。”^③布萨尔则学习小说家纪德,历史学者科丘则是一个充满“呼愁”情感的人,“呼愁定义了他的生命”^④,他把忧伤看作与生俱来的东西。正是这样,他们遭遇了学习西方与保持自己的原汁原味风格之间的矛盾、苦恼,

① [土]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8~219页。

② 同上,第219~220页。

③ 同上,第102页。

④ 同上,第150页。

他们还要面对国内政治局面的影响、限制,处于两难境地。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找到自己要表现的主题?帕慕克认为他们找到的共同主题是奥斯曼帝国文明衰退的历史,这一衰落的历史在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中表现出来,描绘伊斯坦布尔的过去、废墟、往日之美的失落就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声音”^①。他们回顾城市昔日的光辉,关注衰败之美,赋予过去以灿烂的诗意,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东西文化的影响、不同政治主张、不同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们可以拥抱城市的忧伤以分享社群精神,同时透过西方人的眼光看待伊斯坦布尔,以求表达这种群体忧伤、这种‘呼愁’,显示这座城市的诗情。违反社会和国家的旨意,当人们要求‘西方’时他们‘东方’,当人们期待‘东方’时他们‘西方’——这些举止或许出自本能,但他们打开了一个空间,给予他们梦寐以求的自我保护孤独。”^②在这些作家身上,“呼愁”已成为一种个体精神风格与艺术风格之一。

帕慕克的“呼愁”风格与这四个层面有着密切的历史继承关系。

第二节 帕慕克式“呼愁”的根源

帕慕克式的“呼愁”,是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文化诗学风格,是伊斯坦布尔的城市文化风格,也是土耳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历史文化积淀,还是东西文化冲突、混合杂交过程中形成的土耳其民族的文化个性之一。

在帕慕克看来,他个人的和整个土耳其的“呼愁”均源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史:“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③帕慕克很少

① [土]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② 同上,第109~110页。

③ 同上,第5页。

离开伊斯坦布尔，他依附于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造就了他，从小“呼愁”就笼罩着他，笼罩着整个城市。“我的起点是一个小孩透过布满水汽的窗户看外面所感受的情绪。现在我们逐渐明白，‘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我想说明的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①在他的感觉与作品中，“呼愁”的本质就是伊斯坦布尔城市本身，它的历史、旧照片、风景画，行走其中的父亲们，玩耍其中的孩子们，蒙面妇女、皮条客、理发师、老书商，1950年代的雪弗兰汽车、排水槽、墓地、破天桥、老街区……以至三流歌手、只会说“YES”和“NO”的学生、移民、候鸟，能够在这座城市所见的一切都弥漫着“呼愁”。帕慕克写到：“看见‘呼愁’，并对表现在城市街头、景色、人民身上的种种形态表达敬意，于是我们处处察觉到它：隆冬之晨，当阳光忽然照耀博斯普鲁斯海，微微的水雾从海面升起时，你几乎触摸得到深沉的‘呼愁’，几乎看得见它像一层薄膜覆盖着居民与景观。”^②但是这里的“呼愁”与前面所述作家、学者、思想家的忧愁不同，也不同于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在《忧郁的热带》中描述的忧郁，斯特劳斯笔下的忧郁是以西方人的眼光在观察热带的贫困大城市所产生，是旁观者感受到的忧郁，而更为不同的是伊斯坦布尔具有辉煌的历史与文明，这种文明的遗迹处处可见，与伊斯坦布尔人朝夕相处，生活于其中的人就是“呼愁”的组成部分，是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因而帕慕克说“呼愁”不是旁观者的感觉，而是伊斯坦布尔城市及其人民“自愿承载的‘呼愁’”，它与他们“倍感荣幸地承担其‘呼愁’”^③。帕慕克本人的生活与创作同样承载着这种“呼愁”，他害怕这种愁绪，又迷恋它：“我慢慢懂得，我爱伊斯坦布尔，在于她的废墟，她的‘呼愁’，她曾经拥有而后失去的荣耀。”^④可见，“呼愁”是伊斯坦布尔城市的文化性格，而这座城市及其无孔不入的“呼愁”已成为帕慕克生活与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如前所述，“呼愁”一词源于西方，但是，帕慕克的“呼愁”、伊斯坦布尔和整个土耳其的“呼愁”则有着自己产生的独特地理、历史与文化空间。从根本上说，它产生于东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混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土耳其、特

① [土]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② 同上，第96页。

③ 同上，第99页。

④ 同上，第335页。

别是伊斯坦布尔横跨东西方的地理与文化空间,使其天然具有历史文化生成作用,伊斯坦布尔曾经是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有着辉煌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到处是帝国遗迹与废墟,对现当代土耳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特别1280年兴起的奥斯曼帝国让保守的土耳其人怀有深刻的历史自豪感,但是这样一个帝国自从兴起之时就包含了多种民族与文化问题:“奥斯曼历史是错综复杂的。它不但涉及奥斯曼王朝本身,而且还涉及在该帝国统治活动及扮演统治者角色的许多人,并涉及许多被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民族,诸如突厥人、阿拉伯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等等。在臣民、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中形成了重要的宗教团体,它们的历史构成了奥斯曼历史的一部分……”^①同时,奥斯曼帝国五六百年的历史也是一部同欧洲文化冲突的历史,二者之间的战争从没间断过,1683年奥斯曼军队攻打维也纳的失败,是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并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也正是从帝国的失败开始,土耳其陷入了西化与本土化的历史文化冲突的潮流,此后数百年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土耳其民族。

帕慕克对这一历史状况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伊斯坦布尔在地理上是个混合之地,土耳其国家也是。百分之六十的人保守,百分之四十的人寻求西化。两股力量争论了不下200年。这种处于东方、西方之间的林勃悬置状态,就是土耳其的生活风貌。”^②以伊斯坦布尔为主的地区,处于欧亚大陆交汇处,著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把两个大陆既分开又相接,这注定了它处于伊斯兰文明与欧洲文明碰撞、交流的前沿,可以说一部土耳其历史就是东西不同文化交锋的历史,几百年来,如何处理两种不同文明的关系一直是土耳其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艺术家关心的问题。帕慕克虽然宣称自己不热衷于政治,但是他的作品大部分还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对于土耳其来说,西化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其说是斗争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风尚。土耳其200年前就决定走西化之路,至今仍在途中。国家的大多数斗争

① [美]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前言》,许序雅、张忠祥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7页。

② Joan Smith, “Case of the Mistaken Identities” in *The Financial Times*, 1995. http://www.orhanpamuk.net/articles/joansmith_inter.htm.

都围绕这个问题。”^①可以说帕慕克是沐浴着东西文化冲突与混合的社会风潮成长起来,从小目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社会变化,生活于伊斯坦布尔充满历史文化“呼愁”的环境中,学习了土耳其帝国由盛到衰的历史及其给她的人民带来的精神影响,这样,帕慕克从创作伊始就自觉不自觉地关心着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他自己所言:“我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东西方之间隔阂与融通的作品。”^②直至今日,土耳其仍然具有这种鲜明的两面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之间存在着—道巨大而无形的墙,这个墙在历史文化冲突中垒起:“通常,你要看得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③因为在这一年这一天奥斯曼皇帝穆罕默德二世攻占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④这对土耳其人来说无疑是历史性的胜利,对西方人来说是历史性的失败。正是因为这样,面对辉煌的历史和当今发达的西方文化,土耳其人普遍产生了失落感、挫败感,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也才显得非常困难,主张西化的人和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宗教、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冲突不断,这种社会氛围加重了伊斯坦布尔城市的“呼愁”感,也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精神与生活状态,因此“土耳其现代化、繁荣、西化的梦想因而更难达到”^⑤。而对于保守的人来说,西方的快速发展与土耳其自身的落后又让他们深感不安与忧伤、甚至愤怒。无论主张西化的人还是保守的人,他们深知贫穷杂乱的伊斯坦布尔不可能再达到与往昔同样伟大的文化高峰,于是产生忧伤情感——“呼愁”。这是一种由知识分子个人的感觉发展到土耳其民族集体的忧伤感觉,它已不是某一孤独者的忧伤,而是千百万人心中共有的忧郁情结。

① Fernanda Eberstadt, “The Best Seller of Byzantium” in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4, 1997), p. 33.

② Robert Carver, “Let Constantinople in Tiber Melt – Robert Carver meets the Turkish novelist Orhan Pamuk and discusses astrology, war, identity and east-west relations” in *The Independent*, (November 3, 1990). <http://www.orhanpamuk.net/articles/robertcarver.htm>.

③ [土]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6页。

④ [美]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许序雅、张忠祥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8~79页。

⑤ [土]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第三节 “呼愁”弥漫的小说风格

所谓风格是指一个艺术家在创作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艺术个性与独特气质,它是通过艺术品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更为内在和深刻,从而更为本质地反映出时代、民族或艺术家个人的思想观念、审美理想、精神气质等内在特性的外部印记。之所以称“呼愁”为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文化诗学风格,正是因为“呼愁”弥漫于他几乎所有的小说创作之中,作者本人、小说人物、情节背景等都笼罩在历史与文化的“呼愁”当中,它反映着土耳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民族的命运、东西文化关系等重大问题,也反映出帕慕克的思想倾向、文化观念、艺术个性气质。“呼愁”是帕慕克在文化的意义上,对土耳其历史文化和当代现实的艺术反映、艺术发现和社会历史文化剖析。从处女作《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1979)到最新的《纯真博物馆》(2008)都或浓或淡地呈现出这一风格特色。

《塞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以帕慕克生活成长的伊斯坦布尔尼尚塔石区为背景,写了一个富有的伊斯坦布尔家庭三代人的故事,三代人的历史命运表现了部分土耳其人逐渐被财富俘获、被西方文化浸染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帕慕克家庭的影子,具有明显的自传性,帕慕克说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家庭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家庭的故事”^①。小说故事从1905年始,一直到1970结束,时间跨度较大,其中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巷尾、家庭氛围、人物性格气质都隐现着一股来自历史与现实的“呼愁”。

1983年出版的第二本小说《寂静的房子》(*Sessiz Ev*),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内心独白式的意识流手法,以五种视角——法鲁克、麦廷、祖母法蒂玛、侏儒侍者塞吉普、侍者的侄子哈桑——对往事进行回忆,这个特点与福克纳和伍尔夫的手法极为相似,可以看出帕慕克所受现代主义小说影响之深。小说的地点

^① Orhan Pamuk, *Öteki Renkler: Seçme Yazılar ve Bir Hikâye*.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 1999, p. 130.

移到了海滨小城盖布泽一个叫天堂堡垒的地方,时间也移到了1980年代。盖布泽虽然不是伊斯坦布尔,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祖孙三代人的叙述中,感受到因政治立场、宗教信仰不同和文化冲突所带来的无法言表的“呼愁”感:祖父塞拉哈亭医生因卷入政治而受迫害,被迫来到县城盖布泽的天堂堡垒居住,在新建的房子里他一直在写启蒙土耳其人的百科全书,思考东西方的不同。他起初对土耳其现代化表现出充分的信心和希望:

法蒂玛,等我写完百科全书后我们就回伊斯坦布尔,因为对于我要做的百科全书这一大事来说,伊斯坦布尔那些混蛋们称之为政治的那些日常事务和微不足道的事情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在这儿所做的事情更加意义深远,更加伟大,几百年后仍然会有影响……^①

等我完成四十八册百科全书的时候,要在东方进行宣讲的所有基本思想和言论就一下子全说出来了,我会一次就弥补上那巨大的思想差距,世人都会为之震惊,卖报纸的小孩会在加拉塔大桥上卖我的百科全书,银行大厦会一片混乱,西尔凯吉将会群情激昂,读者当中会有人自杀,真正重要的一点是民众会理解我,整个民族会理解我!那时候我就会回伊斯坦布尔,在那伟大的觉醒过程中,那一天,我会回去控制混乱的局面。^②

他也曾意识到在土耳其建立“天堂”式社会的长期性:

别管伊斯坦布尔那些人了,让他们在自己的罪孽、痛苦以及乐此不疲地彼此折磨中腐烂吧!我们要在这里思考并经历一些新鲜、简单、自由、令人愉快而且完全崭新的东西,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法蒂玛,我发誓,东方还没有见过的自由世界,一个降临人间的智慧天堂会出现的;而且我们还会比那些西方人弄得更好,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缺点,就不会去犯他们那样的错误,我可以发誓,即使我们,甚至是我们的儿子看不到这个智慧天堂,但我们的孙子们一定会在这块土地上建成的!^③

① [土]奥尔罕·帕慕克:《寂静的房子》,沈志兴、彭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② 同上,第127~128页。

③ 同上,第122页。